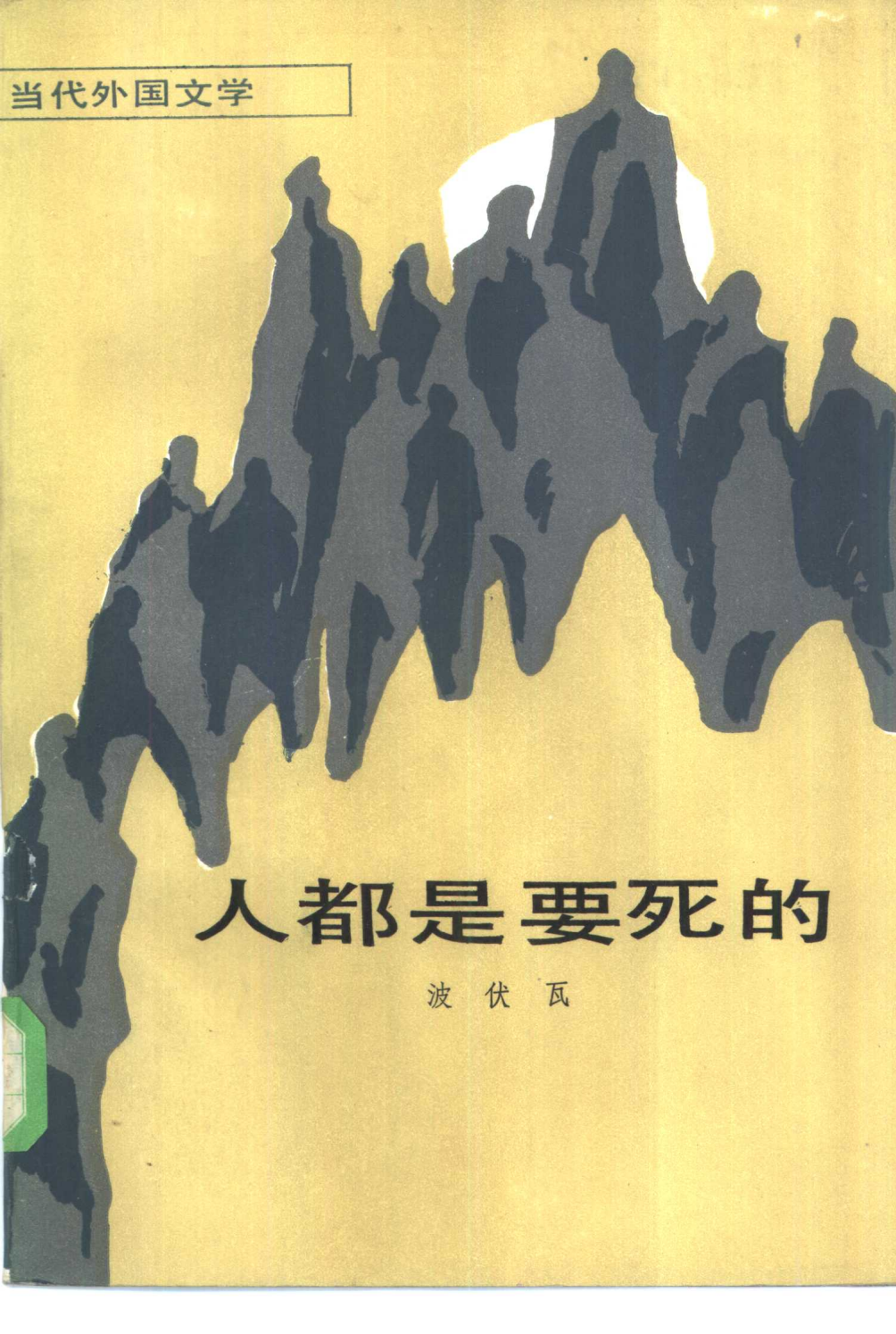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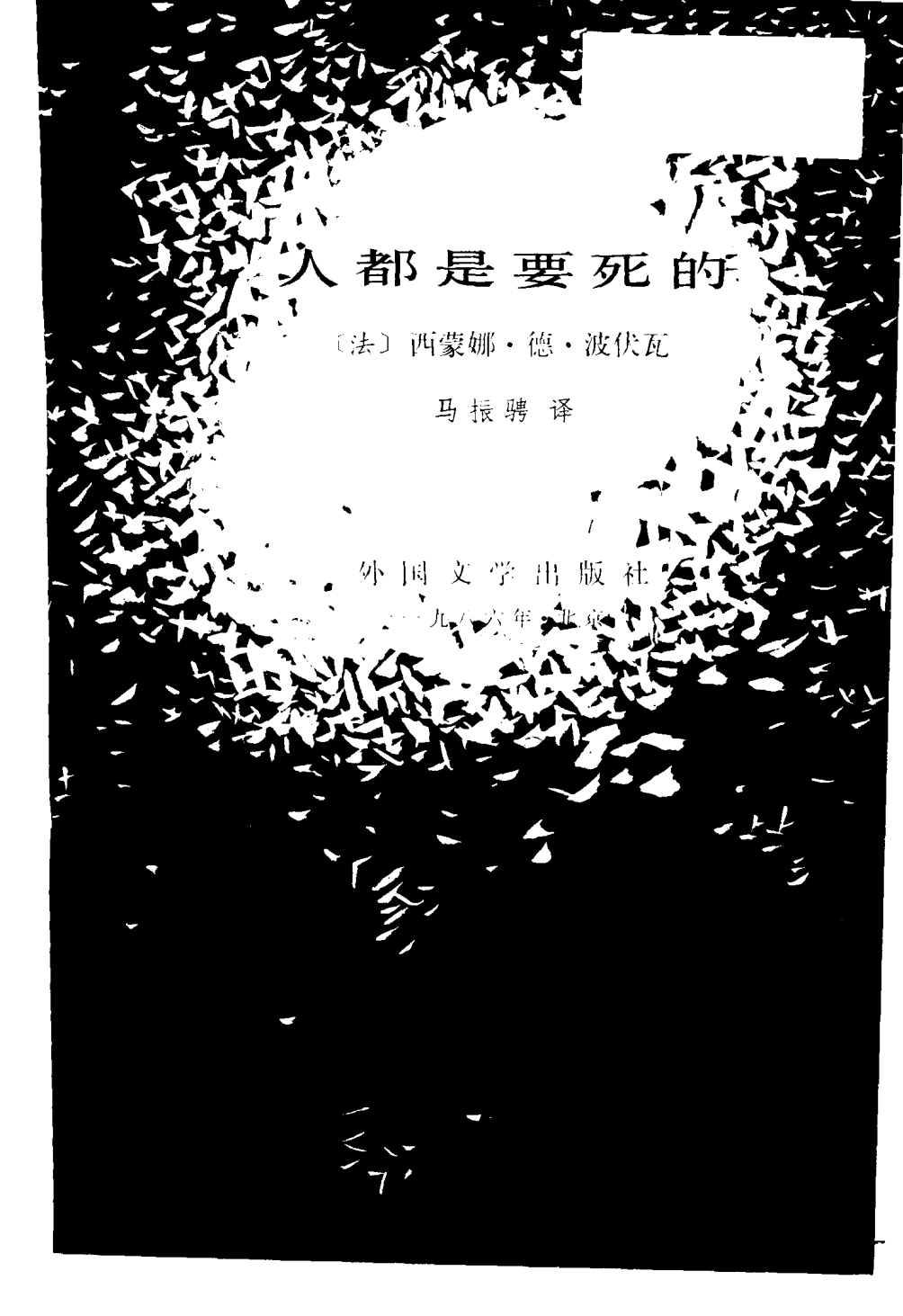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外国文学



# 人都是要死的

波 伏 瓦



人都是要死的

〔法〕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

马振骋 译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北京

Simone de Beauvoir  
Tous Les Hommes  
Sont Mortels

---

Editions Gallimard, 1946

封面设计：于绍文

**人都是要死的**

---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83,000 开本 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 印张14 $\frac{3}{4}$  插页 2

1985年2月北京第1版

198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9,001—15,300

---

书号 10208·201

定价 2.50 元

## 引 子

### 第 一 章

幕又开了。雷吉娜弯下腰，微微一笑；在枝形大吊灯的照耀下，玫瑰色光斑在彩色长裙、深色上衣的上方闪忽不定；每张脸上有一双眼睛，在这一双双眼睛深处，雷吉娜弯着腰在微笑；老剧院充满了瀑布湍流、山石滚动的隆隆声。一种迅猛的力量把她吹离了地球，向着天空飞去。她又鞠了一躬。幕闭了，她感觉弗洛朗斯的手还抓在自己手里，急忙一摔，朝下场门走去。

“谢幕五次，不错，”舞台监督说。

“在外省的戏园子也就这样啦。”

她下了台阶，前往演员休息室。他们手捧着鲜花等她；她一下子又跌进了尘世。他们坐在暗影里，面目难辨，彼此不分，谁也看不清谁，满以为自己置身在一群天神之间，要是把他们挨着个儿瞧，眼前只是一群微不足道的小人物。他们说些场面上的话：“天才！令人倾倒！”眼睛闪烁着热情，一团小小的火光恰如其分地一闪，意思过了之

后又熄灭了，决不虚燃。他们把弗洛朗斯也团团围住，给她也带来了鲜花，跟她说话时眼睛里也燃起了一团火光。好象我们两个可以同时爱似的，雷吉娜想到有点恼火，一个棕头发，一个金头发，谁都各行其是！弗洛朗斯在微笑，一切的一切都叫她认为自己跟雷吉娜一样有天赋、一样美。

罗杰在化妆室等着雷吉娜，把她搂在怀里说：

“你今晚比哪次都演得好！”

“这样的观众不配。”

“他们连声喝彩，”安妮说。

“唔！他们给弗洛朗斯的彩声也有那么多。”

她在化妆桌前坐下，开始梳头发，安妮帮她卸妆。她想：“弗洛朗斯没因为有了我而担忧，我也不该为她操心。”但是，她是在操心，咽喉深处有一股酸味。

“萨尼埃在这里，真的吗？”她问。

“真的，他从巴黎乘八点钟的火车来的。跟弗洛朗斯一起度周末。”

“他真是神魂颠倒了，”她说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她站起身，长裙滑落在脚边。她对萨尼埃不感兴趣，甚至觉得他有点可笑，但是罗杰那几句话叫她听来不舒服。

“我在想莫斯科会说些什么。”

“有许多事他都顺着弗洛朗斯的，”罗杰说。

“萨尼埃对莫斯科也默认了吗？”

“我猜想他不知道，”罗杰说。

“我也这样认为，”雷吉娜说。

“他们在皇家舞厅等着我们去喝一杯。我们去吗？”

“当然去。走吧。”

河面上飘来一阵清风，朝大教堂吹去，教堂上参差不齐的塔影宛然可见。雷吉娜打了个哆嗦。

“要是《罗萨兰德》<sup>①</sup>演出成功，我再也不到外省来闯了。”

“会成功的，”罗杰说，拉了拉雷吉娜的胳膊，“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。”

“她已经是一个大演员了，”安妮说。

“你们这样想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你不这样想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这证明什么呢？”她说，把围巾绕着脖子系上，“最好有一个标志，譬如说，头上长出一圈光轮，那样你就会知道，你是拉歇尔<sup>②</sup>，或者是迪斯<sup>③</sup>……”

“标志会出现的，”罗杰高兴地说。

“没有一个标志是真正靠得住的。你没有雄心，这是你的福气。”

---

① 《罗萨兰德》，即莎士比亚的《称心如意》一剧，也有译作《皆大欢喜》的。

② 伊丽莎白·拉歇尔(1821—1858)，法国著名女演员。

③ 埃莱奥诺·迪斯(1858—1924)，意大利著名女演员。

他笑了：

“谁叫你不由我学的？”

她也笑了，但是一点不感到高兴。

“是我自己，”她说。

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，出现一个通红的豁口。这是皇家舞厅。他们走进去。她立刻瞅见他们跟剧团其他人坐在一桌子旁。萨尼埃一条胳膊搂着弗洛朗斯的肩膀，穿了一套优雅的英国料子西服，身体挺得直直的。他瞧着她，那种目光雷吉娜是熟悉的，她在罗杰眼中也经常看到；弗洛朗斯面带笑容，露出她那口美丽的孩子似的牙齿，内心在倾听萨尼埃刚才跟她说的话，以及即将跟她说的话：“你会成为一个大演员。你与其他女人不一样。”雷吉娜在罗杰身边坐下。她想：“萨尼埃错了，弗洛朗斯错了，她只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女孩子，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跟我比。但是怎么证明这一点呢？在她的心中跟在我的心中一样，都对自己深信不疑。我没有叫她担忧，她却是我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一点我会证明的，”她激动地想。

她从小包里取出一面小镜子，假装修饰口红的线条；她需要照一照自己，她爱自己这张脸，爱自己色调生动的金发，宽阔高傲的前额，挺直的鼻梁，热情的嘴和大胆的蓝眼睛。她是一个美人，她的美是那么粗犷，那么孤僻，乍眼一看会叫人感到吃惊。“啊！我要是两个人就好了，”她想，“一个说话另一个听，一个生活另一个看，我多么知道爱自己！我谁都不羡慕。”她关上手提包。在这一分钟，成千上万的

女人在顾影自怜。

“跳舞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不，我不想跳。”

他们已经站起身，跳了起来，步子乱了也不知道，只是感到幸福。眼中流露的是爱情，全部爱情。在他们之间展开了那场伟大的人类戏剧，仿佛地球上从来没有人爱过，仿佛罗杰从来不曾爱过。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一个男人又焦急又温柔地对一个女人产生了欲望；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一个女人感到在一个男人怀抱里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偶像。一个新的春天象花似的盛开，象每个春天那样独一无二，而雷吉娜已经死了。她用尖尖的指甲戳自己的掌心。再也无法否认的是，任何成功、任何凯旋都没法阻止此时此刻在萨尼埃的心目中，弗洛朗斯容光焕发，具有至高无上的荣耀。“我忍受不了，我不能忍受。”

“你不愿回去吗？”罗杰说。

“不。”

她愿意留在这里，愿意望着他们。她望着他们想：“弗洛朗斯向萨尼埃撒谎，萨尼埃把弗洛朗斯看错了，他们的爱情是一场误会。”但是，只要她让他们俩单独在一起，萨尼埃不知道弗洛朗斯口是心非，弗洛朗斯也不去想这件事，他们的爱情也就与真正的、高尚的爱情无从区别。“我为什么生来要这样呢？”雷吉娜想，“当这些人在生活，当这些人在我身边恋爱和幸福，我觉得他们是在杀害我。”

“今晚您愁眉苦脸的，”萨尼埃说。



雷吉娜身子一颤。他们笑过了，跳过了，还喝完了几瓶酒。现在舞厅几乎空的，她不曾感觉到时光流逝。

“我玩过以后，总是愁眉苦脸的，”她说。

她勉强笑了一下。

“您当个作家真幸运，书会留下来的，我们这些人过不了多久就没人提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萨尼埃说，“重要的是要有所成就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她说，“为了谁？”

萨尼埃微微有点醉意。脸孔始终没有表情，可以说是木雕的，但是额上青筋暴突。他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我可以肯定，你们两人在事业上都会出人头地的。”

“事业上出人头地的多的是！”雷吉娜说。

他笑了：

“您太挑剔了。”

“对，这是我的毛病。”

“这是第一美德。”

他带着友善的神情瞧着，这比完全不把她看在眼里更糟。他看见她，器重她，但是爱的是弗洛朗斯。不错，他是罗杰的朋友，不错，雷吉娜从来没有试图诱惑他。这无碍于他认识的是她，爱的是弗洛朗斯。

“我困了，”弗洛朗斯说。

音乐师已经动手把乐器藏进口袋，他们走了。弗洛朗斯挽着萨尼埃走远了。雷吉娜挽了罗杰的胳膊走上一条小路，两旁街面不久前粉刷一新，装上了彩色玻璃招牌：绿色

磨坊、蓝猴、黑猫。有几个老妇人坐在门槛上，在走近时向他们招呼。然后，他们又穿过几条布尔乔亚居住的马路，沿街护窗板中间镂了一颗心。天已亮了，但是整个城市还在睡。旅馆也睡着。罗杰伸伸懒腰，打了个呵欠：“我困极了。”

雷吉娜走到窗前，窗外是旅馆的小花园，她拉开一扇百叶窗。

“那个人！”她说，“他已起床了。他为什么起得那么早？”

那个人在那里，躺在一张折叠椅上，象苦行僧似的文风不动。每天早晨他在那里。不看书，不睡觉，不向谁说话，张大了两只眼睛呆望着天空，从黎明到深夜，躺在草地中央，不移动一步。

“你不过来睡吗？”罗杰说。

她拉开第二扇百叶窗，关上了窗子。罗杰向她笑笑。她钻进被窝，头枕在鼓鼓的枕头上，罗杰把她搂在怀里；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他和她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。在另一张床上，弗洛朗斯和萨尼埃……她朝门口走。

“不。我去室外走走。”

她穿过楼道，走下静悄悄的楼梯，铜暖炉沿着梯阶闪闪发亮。她怕睡觉；当她睡觉时，总有一些人醒着，对他们就没法控制。她推开花园门，一块芳草地，周围是砾石路，四道隔墙上攀附着细小的常春藤。她在一张长椅上躺下。那个人没有眨一眨眼睛，好象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都没有听

到。我羡慕他。他不知道地球是这么大，人生是这么短促。他不知道还有其他人的存在。他有头上这一小块青天便满足了。而我要求一件东西专属于我，仿佛我在世界上除此没有别的爱了，但是我又件件都想要，我的双手却是空的。我羡慕他。什么叫做厌倦，他肯定不知道。

她抬起头，仰望天空。竭力想：“我在这里，头上有这块青天，不要别的也可以。”但这是自欺欺人。她没法不想到弗洛朗斯，躺在萨尼埃怀里，并不在想她。她朝草地看一眼。这种痛苦由来已久。她躺在一块类似的草地上，脸贴着泥土，几个昆虫在草影下匆匆爬过，草地可以说是一片辽阔单调的森林，挺立着成千片小小的绿草，一般长短，一个模样，一片连着一片，遮住了世界。她曾经苦恼地想：我不愿做一根草。她转过脸。那个人也不在想她。他几乎分不清她跟草地上疏疏落落的树木和椅子有什么两样；她只是一角布景。雷吉娜恼火了，突然想去搅乱他的安宁，让他看到她的存在。开口就行了，这总是容易办到的。他们一个问一个答，神秘便消失了。两人都变得透明空洞，别人就会漠不关心地把他们摺得远远的。这太容易了，她对这种游戏再也不感兴趣，因为事先已有赢的把握。可是这个不声不响的人使她困惑不解。她观察他。他有一个高高的鹰钩鼻，长得还漂亮，身材显得轩昂健壮，年纪很轻，至少他的皮肤和脸色是青年人的皮肤和脸色。他好象感觉不到周围一点动静，面孔恬静象个死人，眼神茫茫的。雷吉娜望着他时，油然而产生一种恐惧的感觉。她一声不响站了

起来。

他一定听到什么了，向雷吉娜望了一眼。至少是他的目光落在她的身上；雷吉娜露出一丝笑容。那个人的眼睛死盯住她，简直有点放肆，但是他没有看到她。雷吉娜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有一会儿她想，我到底存在吗？这不是我吗？她看到过一次这样的目光，那时她的父亲躺在床上，喉咙里喘着粗气，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没了。她呆立在原地不动，声音没了，面貌没了，生命没了。这是一种虚象。后来她恢复了知觉，往前走一步。那个人闭上眼睛。如果她不移动，雷吉娜觉得他们会永远这样面对面站着。

“真是个怪人！”安妮说，“他午饭也没回去吃。”

“是的，这是一个怪人，”雷吉娜说。

她递给萨尼埃一杯咖啡。透过回廊的玻璃可以看到花园、昏暗的天空、那个人。他黑头发，白衬衣，法兰绒裤子，躺在一张折叠椅上。他那视而不见的眼睛总是盯着同一块天空。雷吉娜忘不了这种目光。她想知道，用这种目光盯着看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样的面貌。

“这个人患神经衰弱症，”罗杰说。

“这说不通，”雷吉娜说。

“我猜这个人恋爱上受过刺激，”安妮说，“您不相信吗，我的王后？”

“可能，”雷吉娜说。

可能这双眼睛叫一个形象占据了，从此一叶障目不见



其他。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？她怎么会有这样的机会？雷吉娜用手抹一抹前额。天气闷热。她的太阳穴感到空气的压力。

“再来点咖啡？”

“不，”萨尼埃说，“我答应弗洛朗斯三点钟去找她。”

他站起身，雷吉娜想：“这时不说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您去劝弗洛朗斯试试，”雷吉娜说，“这个角色不适合她演，她不但没好处，反害了自己。”

“我试试。但是这个人固执。”

雷吉娜咳了一声，喉咙里塞了一个球。这时不说，再也没有机会了。眼睛不必望着罗杰，也不必去想今后的事，什么都不想，要一头扎进去。她把咖啡杯放在茶碟上。

“还得帮她摆脱莫斯珂的影响。他总是给她出些馊主意。如果长期跟着他混，会毁了自己前途。”

“莫斯珂？”萨尼埃说。

他的上唇一张，露出了牙齿，这是他笑的样子，但是他已满脸通红，额上青筋突了出来。

“怎么？您不知道？”雷吉娜说。

“不知道，”萨尼埃说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”雷吉娜说，“他们俩在一起已经两年了。”她又加上一句：“他以前给弗洛朗斯卖过力气。”

萨尼埃拉了拉上衣的边襟。

“我以前不知道。”他神不守舍地说。

他向雷吉娜伸出手：“再见。”

他的手是热的。他跨着平稳僵直的步子朝门口走去，象是憋了一肚子的火。座上鸦雀无声。事情做了，无法挽回了。雷吉娜知道，她永远忘不了杯子碰在茶碟上的叮当声，黄色瓷杯内浓咖啡的圆圈儿。

“雷吉娜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”罗杰说。

他的声音发颤，目光中熟悉的温情和喜悦不见了。这是一个陌生人，一位法官，而雷吉娜是孤零零的在世界上。她脸红了，她恨自己会脸红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”她慢悠悠地说。

“但是你做的事卑鄙。”

“是人家说得卑鄙罢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恨上弗洛朗斯？你们两人发生什么啦？”

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”

罗杰带着痛苦的神情打量她。

“我不懂，”他说。

“没有什么要懂的。”

“至少向我解释一下，”他说，“不要让我认为你这样做纯然是恶意中伤。”

“随你怎样想，”她粗鲁地说。

安妮沮丧地望着她，她抓起安妮的手腕说：

“你可不许对我评头品足。”

她跨出门口。天空乌云密布，压住全城，没有一丝风。雷吉娜眼泪夺眶而出。好似中伤还有不是恶意的。好

似中伤人家是为了好玩！他们永远不会理解，甚至罗杰也不能理解。他们这些人冷漠无情、主见不定，胸中没有这样剧烈的灼伤。我同他们不是一类人。她走得更快了，沿着一条狭窄、淌水的小路；两个男孩在厕所里一边笑一边追，一个鬈发的女孩对着一堵墙玩球。没有人注意雷吉娜，她是一个过路人。他们怎么能忍受呢？她想。我无法忍受。一股热血涌上她的脸。现在，弗洛朗斯知道了，今晚剧院里谁都知道。在他们的眼睛深处，她照见了自己的形象：嫉妒、阴险、气量狭小。我让他们抓住了把柄，他们巴不得恨我。甚至从罗杰身上她也得不到援助。他两眼失望地盯着她：阴险、嫉妒、气量狭小。

她坐在阳沟旁的石头护墙上。在一间破陋的小屋里，有一只小提琴发出嘎嘎的声音；她多么愿意睡着，隔很长时间，在离此很远的地方醒来。她好一会儿坐着不动，突然，觉得额上有水往下淌，河面上起了涟漪，天下雨了。她又走了起来。她不愿意红着两只眼睛走进一家咖啡馆，不愿意回到旅馆去。

路的尽头是一片广场，矗立着一座冷冰冰的哥特式教堂。童年时代，她爱过教堂，此刻她留恋童年。她走进去，在祭台前跪下，把头埋在手心。“我的上帝，您看到了我的心底……”从前，她逢上忧伤的日子经常是这样祈祷的。上帝洞察她的内心，总说她是对的。那时，她梦想成为一个圣女，用鞭子抽打自己，整夜睡在地板上。但是上帝的宠儿太多了，圣女太多了。上帝爱所有的人，她没法满足于这种一

视同仁的恩典，就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。她抬起头想，我不需要他。如果我忠于自己，受到责备，逐出教门，遭受磨难算得了什么呢？我将忠于自己，不背弃自己。我要叫他们不得不热烈崇拜我，我的一举一动在他们看来都是神圣的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感觉头上长出了光轮。

她走出教堂，叫了一辆出租汽车。雨还是下个不停。她精神一爽，心里感到莫大的宁静。她克服了羞耻心理，在想：“我独来独往，我是个强者，我愿意做的事我做了。我证明他们的爱情只是一场骗局。我向弗洛朗斯证明我是存在的。由他们恨我吧，由他们轻视我吧，反正我赢了。”

她穿过旅馆大厅，天色差不多黑了。她踩在草垫上擦干脚上的湿鞋，往窗外瞧了一眼。斜雨打在百叶窗上，打在石径上；那个人依然在折叠椅上躺着，没有移动过一步。雷吉娜朝女招待转过身去，她正托了一叠盘子往餐厅送。

“布朗旭，您看见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女招待说。

“您的一位客人在雨里睡着了。他会得肺炎的，该把他叫回房去。”

“啊！好，您去跟他讲话试试，”布朗旭说。“他敢情是个聋子。我把他摇醒过，是为了那张椅子，雨淋着了会坏的。他连瞧都没瞧我一眼。”

她摇摇一头红发说：

“这是个怪物……”

她还想往下说，但是雷吉娜无心再听了。她推开花园



门，走到那个人跟前，轻轻说：

“您应该回房里去。您没感到天在下雨吗？”

他转过脸瞧她一眼，这次雷吉娜知道他是看见她了。

她重复说了一遍：

“回房里去吧。”

他望望天，又望望雷吉娜，眼皮眨了一眨，仿佛地上残留的亮光迷他的眼睛。他象是在受苦。雷吉娜说：

“回去吧。您会招病的！”

他依然不动。雷吉娜不再说了，他仍听着，这些话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，需要他全神贯注才能听清楚似的。他的嘴唇蠕动了，说：

“唔！不会的。”

雷吉娜身子翻向右边，睡意全跑了，但是下不了决心起床，还只十一点钟，她不知道如何消磨横在她与黑夜之间这个漫长的白天。她透过窗子看到这块明亮清澈的天空：雨过天晴了。弗洛朗斯没有责怪她，这是个不喜欢惹是生非的女人，罗杰又开始微笑了。可以认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事实上，也从来不会发生什么事。她打了个寒颤：

“谁敲门？”

“是女招待。她来找盘子，”安妮说。

那个女人进来了。拿起小圆桌上的盘子，尖声尖气地说。